



But my dreams  
are not  
the issue here,  
for they,

the hammer holds.

## 一分鐘

紐約角聲同工顏曦嵐

我曾聽過這樣的笑話：

有一天，阿明登上西乃山，希望與神對話。他抬起頭祈禱問神：「主呀，對而言，一百萬年算是什麼呢？」

神回答說：「一分鐘。」

於是阿明又問：「那一百萬元又算什麼？」

神說：「一毛錢。」

接著，阿明就忍不住問：「那我可以有『一毛錢』嗎？」

神說：「『一分鐘』後吧。」

「神的一日，等於人的千年」——這的確是令人費解、也叫人驚嘆的道理。我不敢說自己已經學會了當中的奧妙，但自五年前移民美國，到現在於角聲全時間事奉，想來，過去數年，神一直施恩拖帶我，也在教導我相類似的功課。

五年前，我才讀畢中六（即美國的12年級），父母驟然決定舉家從香港移民到美國。入讀紐約市立大學的四年裏，爸爸媽媽、教會的弟兄姊妹、學校的老師都不住地問：「將來你想做些什麼？」

翻來覆去，我卻只能想出以下的答案：「總之不會跟數學有關，因為我連計算小費也有困難；自問亦不是會計、經濟行業的材料；至於電腦嘛，我又一竅不通；美術？早在小學時已被老師評為不合格了……」就是這樣，我對什麼是適合自己的工作一點頭緒也沒有，不擅長、不感興趣、不合格的，反而數出一大堆。眼見選科、就業的日子越發逼近，我心裏不可謂不急。可是，除了「見步行步」外，又可以怎樣呢？

每當我開始憂慮的時候，心中總有一個聲音提醒我：以禱告交託給神。大二的時候，我毫無來由地得到老師的推薦，獲得一個英文劇本創作獎，我想，這是神給我的提示，鼓勵我走寫作的路嗎？為此，大三時我選擇了主修英文。

經過兩年密集式的文學課程，以粵語為母語的我，始終自覺英語水平不及在美土生土長的同學，畢業後恐怕也不符合各出版社的招聘要求；加上自問又沒有教導小孩的耐性，自然不會當老師啦！起初看似出路的，忽然又封路了。那怎麼辦呢？只好繼續切切祈禱。

大四時，我得到了在一家非牟利機構做實習生(Intern)的機會，於是不禁猜想：「神啊，想我在這類型的機構服事嗎？」另外，不少同學都打算先報讀碩士的社工課程，然後再投身此行業，於是我又想：「神希望我先裝備自己，然後去服事他人嗎？」想來想去想不通，便忍不住請教身邊的摯友親朋，結果大家你一言、我一語，越聽越糊塗，不清楚什麼才是神的心意。

本著“You do your best, God does the rest.”的精神，

我決定盡力把握每一個機會：申請入讀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課程、請非牟利機構的同事和上司介紹工作；甚至和牧師談過，畢業後在教會全職事奉，負責青少年事工。那段日子，我非常專心地祈禱：「主呀，求指引我，除去人的心意，願你的旨意成就。將通往合心意的門打開，將不合意的門全都關上。」這種積極的等待過程，實在不容易熬過，因為人作的每一個決定、採取的每一項行動，總是希望看到成效，哪有人期待被拒絕的呢？然而，神就是要我經歷，即使入學申請被不客氣地拒絕、所有似有還無的工作機會一一落空、牧師改變心意，要我先唸兩年神學才可就職……即或「門」一扇一扇地關上，仍是信實的祂對我禱告的回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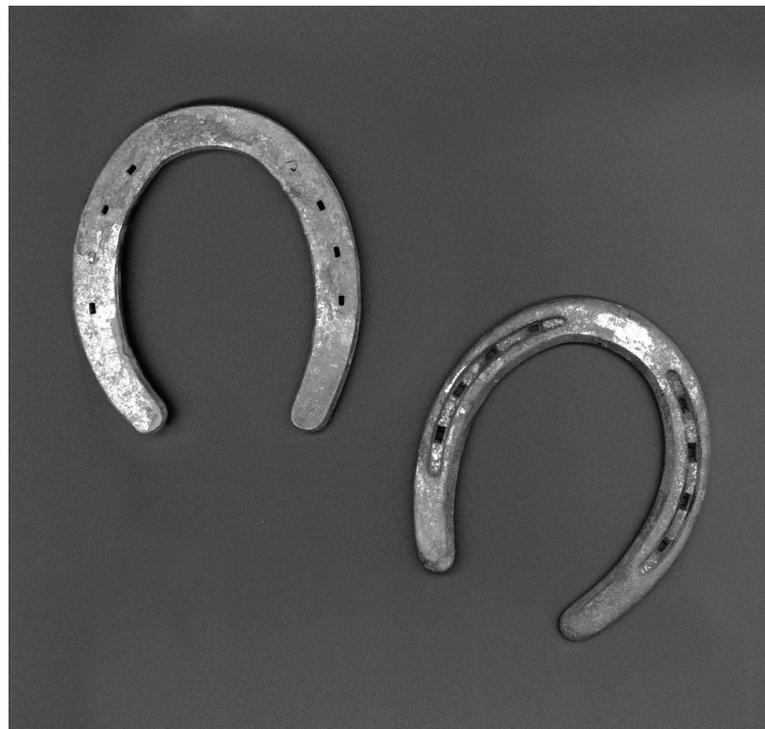
畢業，標誌著我的「等待之旅」正式開始。身邊不少好心的弟兄姊妹都忙著替我介紹工作，又教我到各求職網站登出履歷；可是，大家還是問我同樣的問題：「到底你對怎樣的工作有興趣呢？」這一次，我開始有點頭緒了：「我想做有意義、自己向來擅長、又與神有關的工作。」有人曾勸我不要固步自封，因為真正的基督徒無論作什麼，仍可常存服事的心，何必執著於工作崗位是否直接與神有關呢？更何況我沒有神學履歷，又沒有在教會全職事奉的經驗，要找這類工作豈非難上加難？好一段時間，我亦受到這些意見左右，覺得也許我的想法只是自己一廂情願，是異想天開、在祈求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，所以神一直等待我明白和順服祂的旨意嗎？要是神安排一份我沒有興趣、又不擅長的工作，我仍甘願服從到底嗎？

在這段前路茫茫、掙扎不斷的日子，神大大使用一首由基督徒歌手 Bebo Norman 主唱、名為《The Hammer Holds》的歌曲鼓勵、安慰我。歌詞大意是：「我」就像一塊沒有形狀的鐵片，等候著鐵鎚來塑造，其間亦必被烈火燃燒，方能成為合用的器皿。儘管我不知道鐵匠打算把我設計成什麼樣，即使被模造的過程中有不少眼淚、痛苦，又或許我心裏的夢想似乎無望實現——我仍不必憂心，因為鐵匠——我的創造者——自有美意。

“But my dreams are not the issue here,  
for they, the hammer holds.  
This task before me may seem unclear,  
But it, my maker holds……”

藉著這段歌詞，神提醒我要全然信靠祂，因為祂向我們懷的是賜平安的意念，要叫我們末後有指望（參《耶利米書》二十九章11節）。祂亦要我向祂降服，不再以一己之意、為自我的夢想而活，應當全心全意尋求祂，學習耶穌的禱告：「父阿……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」（《路加福音》二十二章42節）這「忍耐、等待、順服」的功課委實一點都不容易學，但一路走來，從神而來的平安和信心，一直把我的心靈充塞得滿滿的，讓我體會到原來等候神，也可以是一種福分。

其實神大可好好磨練我，讓我等上「一分鐘」——又或人的十年八年，然而，神卻選擇於去年十月帶領我來角聲擔任編輯。更神奇的，就是這份工作完全符合了我起初的心願：有意義、自己向來擅長、又與神有關！神的安排，往往就是這麼出人意料！我深知道，並不是因為我有什麼過人之能，《號角》才需要我，而是神願意我在這崗位好好服事，活出祂在我身上的旨意，成為別人的祝福。☺



耶和華將你們  
從埃及領出來，  
脫離鐵爐，要  
特作自己產業  
的子民，  
像今日一樣。  
申命記 4:20



## 放假回家去

..... 三明華恩兒童村副院長許佩文

**我**把打好的六十一封信都整理好，放在今天下午買回來的卡通信封內。每個信封中放上一張色彩豔麗的貼紙。有參加英語比賽的孩子另加一個 Happy Face（快樂的臉）的貼紙。這次要跟孩子們暫別幾個月，心裡也有點不好受。

### 孩子們写的信

記得去年五月，我從美國回來，一個一年班的女孩子給了我一封信。信寫的不好，但真情流露。我看了都想哭。信中這樣寫：

許阿姨，你好久沒有回來。我們大家都想你。我也想  
你。你過了多天你才回來兒童村。我們大家都  
很開心。我們在學校走回來。都是在路上玩得很  
開心。我們大家都看你。你回來的時候，我就  
抱著你。我覺得你的手很胖。我很高興。放學  
的時候，我就急急忙忙的把書包背起來，就出  
來排隊，我就聽到姐姐的說你回來了。我們就  
排好隊，我們看飛機的時候，大家都叫飛機飛  
機。我們都很開心，很高興。我在床上的時  
候，我很想你。你寫給我們的信，我看了你的信，我

都看到你的信裏面放著一個好看的东西。許阿姨我喜歡你的信。我愛你

這小女孩最近很黏我，因為我稱讚她寫的信很好，又送了她一本兩百頁的新卡通日記本。她很開心。另一個常叫我頭疼的孩子也寫了一封信給我：

您好！許阿姨我好想您。您回來一定要快快樂樂的跟我們過好日子。也要高高興興的。許阿姨我愛您，祝您長命百歲，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  
林光東好寶貝

他真是我的好寶貝。不知何故，我總對他有滿懷的希望。雖然他的行為有時令你實在失望，真叫人想放棄他算了。可是，我總一而再，再而三的給他改過的機會。最近他寫了一封信給我：

親愛的許阿姨您好！  
今天晚上我坐在桌子上的時候，我用眼睛斜你。我在信裏，向你表示對不起，請原諒我。好嗎？而且我吃飯了，還有一次用眼睛斜你，我很對不起。您知道我為什麼會這樣子嗎，那是我個人有點不高興，我知道是個人的事，而且許阿姨你還送一本本子，我向您表示感謝。我覺得我錯了，但是我一定，一定，會把這個壞毛病改正過來的。許阿姨請你相信我，好嗎？您也不要為了我昨天晚上做錯的事情感到不高興，一定要開心哦！很對不起，我錯了！謝謝您送我的本子，也謝謝您對我多年的愛。  
林光東寫

### 不能夠放棄他們

正如中國賞識教育家周弘老師所說的，每個孩子裏面都擁有宇宙的潛能。我說每個孩子裏面都有上帝預備的良知。當這種良知一時間被罪惡，黑暗，壞的環境遮蔽，淹沒，

筆墨情濃



孩子們都好喜歡許阿姨，這天是許阿姨的生日，當然更成為孩子的焦點。

孩子的行為像魔鬼。可是「愛」就像一道亮光，把黑暗驅走，把安全，良知帶回來。孩子的童真重現。就像黑雲後的太陽。只有靠著主給我們的盼望，我們才可以看穿這一切。

我不止一次對在兒童村工作的愛心姐姐說：「我們不能對這些孩子失望，我們不能夠放棄他們。甚至一個失望的眼光也是對他們宣判了死刑。我們的眼光在告訴他們我們對他們的看法。」



兒童村的小朋友慶賀新春，許阿姨與孩子們一同用利是封做手工，

最近一個孩子對我說：「我們被打，我們就招認我們做錯的事，打得厲害，我們怕了就招認了。」我心理很難過，難道我們愛的理念在此地行不通？

感謝神，藉著一件事讓我有信心。事緣男生宿舍公用廁所有人上了大號沒沖水，整個宿舍都臭氣沖天，做衛生的孩子不敢動手。剛好我早起經過知道了，就帶領一個孩子清理了。

吃早飯的時候，我把事情跟孩子談，告訴他們應該怎樣處理，同時請那個未盡責任的孩子見我。我想

這些事情，假如孩子不承認，我們也很難找出是誰的傑作。可是，早飯後，一個男孩子臉青青的來對我說：「許阿姨，昨天那個人是我。」我摸著他的頭稱讚他誠實又勇敢。我告訴他如何用廁所，如何清理。我感謝神，我證明了不用打，孩子也可以承認自己的錯，只要他們知道他們是被原諒的。

## 等待著放假之後回來

做好了所有的信。我又埋頭在四十多本的卡通日記本上簽上自己的名字，還寫上「加油」兩字。我答應他們雖然我離開，但寫日記寫得好（所謂好是指天天寫，寫得

清潔、整齊、用心）的孩子，仍然可以得到新的日記本。

我還答應下一次回來，要把我1975年，就是三十多年前我的日記本帶來讓他們看。他們很興奮的等待。我是服膺「以身作則」的教導，現在孩子每天都寫日記。他們都知道「許阿姨是每天都寫日記」的。

感謝神，我決定一月份離開是對的；因為孩子們都放春節假回家，只不過比我晚兩天走。他們的心都被「回家」的興奮蓋滿了，對我的離情沖淡了。

全村的孩子都會回家，只有一個女孩子無家可歸。她哭了。我在寫給他的信中告訴她：「假如你認定兒童村是你的家，那麼，人去人留對你影響不大，對嗎？」可是叫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有這種思想深度是有困難的，我知道。

孩子們，願上帝祝福你們，保守你們，引導你們，愛護你們。☺



教養孩童，

使他走當行

的道，就是

到老他也

不偏離。

箴言22:6

## 建立整全的 基督徒見証

勞伯祥牧師

**在**角聲初創時，我們訂立了三個重要方向：了解社區需要、深入各階層傳福音、聯合基督徒達成使命。後來，我們希望更進一步的，把一個「完整而清晰的基督徒見証」放在社區中，讓人們認識基督徒是什麼人。所謂「整全的基督徒見証」，應包括信仰、愛心、及聖經價值等元素。同時，我們也刻意地，透過各種渠道向社區大眾表達這樣的見証。而當我們立志這樣作的時候，神也在各方面為我們預備機會，以下，讓我循著這個方向，記述由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零年那幾年的一些情況。

### 有了第一個自置團址 角聲得以在其中建立力量

在遷進加薩林街22號二樓兩年後約滿，業主不再簽約，但讓我們繼續租用。我覺得這樣沒有保障，應及早計劃購買自己的團址。固定團址，對福音機構而言十分重要，若憑信心購一團址，每月不必付出龐大租金，加上非牟利機構可以免地稅及水費，對事工發展很有利。而弟兄姊妹們也比較願意一次過幫助福音機構購得永久會址，因為這有長遠價值，相反，每月的租金若在經常費支出，擔子就很重了。

購買顯利街136號團址，是角聲第一次經歷賜地的神的帶領。有幾件事值得一提：

1. 經過多時尋覓後，知道中華浸信會有意將樓宇售出。那是四層樓宇，但其中三層均有人居住；能用的地方很少。當時我們想，一樓藝術家必須遷出，角聲才有地方可用，也才可以購入。但在紐約，藝術家是被保護群

體，是不能叫他們搬離的。但事情就是那麼奇妙，那藝術家竟然遷出了，據說是回德國結婚；所以，我們得以順利購得第一個團址。

2. 其實在開始時，也有教會有意購入，由於不想與教會競買，我們也曾退出，但中華浸信會希望我們出個價錢，於是，我們就出價二十萬元，比另一教會少五萬元；但我們可讓教會繼續使用二樓聚會。這是由於角聲星期日不用聚會，如此一來，教會便有地方可用，可說是兩全其美，故教會也願意把樓宇售給角聲展福音事工。

3. 最難得的是住在三、四樓的五家住戶，竟在一兩年後相繼搬出了，那是不可思議的事。他們中，三家有了自置房子，一家申請到政府樓。最後遷出的一家是最困難的，他們雖購了新屋，卻仍不肯遷出。後來有人告訴我們，這家人曾擅用教會名義「迫遷」自己，希望藉此申請政府樓(但這事教會一直都不知道)，「逼遷」成功後，卻不知為什麼沒有離開。我們既發現了「判決」，他們就只有遷出了；至此，整個樓宇就全部可以使用。熟識華埠情況的人就知道，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事。

有了穩定團址後，角聲得以逐步建立更有影響力的事工，那包括社區中心成立，「號角月報」創刊，青少年事工及角聲疊湖營地建立，怡康會及角聲書室也在那期間開始的。



角聲的第一個自置團址，就在顯利街136號。



這個自置團址可以舉辦各種活動，成為角聲建立力量的大本營。



這些早期的同工，人數雖然不多，卻為角聲奠下了穩健發展的基礎。